

图书情报工作 方法谈

董乃强 著

现代出版社

图书情报工作方法谈

董乃强 著

现代出版社

(京)新登字 010 号

装帧设计：晓明

责任编辑：辛庄

图书情报工作方法谈

董乃强 著

现代出版社出版

(北京安华里 504 号 邮编 100011)

北京海淀科农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 字数：198 千字 印张：7.25

1996 年 3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 册

书号：ISBN 7-80028-297 X/H · 049

定价：12.50 元

自序

在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FLA)1996年北京大会召开前夕出版的这本小书,既表达出我对这次大会的一份心意,也是我从事图书情报工作18个年头的小结。

我原本在新疆从事影视工作,后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时方知成了被称作“老五届”中的一员。之后到内蒙古草原上,有过种庄稼、放牧、当教师、在文工团搞创作兼拉大幕、作广播局编辑等多种经历。1978年底落实政策返回北京,在北京师范大学开始了图书情报工作生涯,先在历史系资料室干了9个年头,后到校图书馆又干了9个年头。集在这本书里的,就是这些年我发表在报刊上有关图书情报工作的部分文字。

为汇集这部分文字,最初我采取“单摆浮搁”法,即按文章发表时间的先后一一排列,以展示成果。本书责编辛庄先生认为不妥,建议改从方法论的角度去处理。我欣然接受了这一好建议,改为以我讲授“社会科学情报工作”课的部分内容和我那篇关于编制工具书的经验介绍文字为贯穿线,重在介绍写作一次文献、编纂二次文献、撰著三次文献的具体方法,对我所发表文字的编写起因、步骤、特点、问题及反映逐一讲评,以给同行们提供一些成功或失败的借鉴,给图书情报专业师生提供一些可资教学研究的实例。

对图书情报专业教学与研究的现状,我总有一种理论和实际结合得不紧的感觉。这绝不是因为我没有受过图书情报专业正规教育产生的“狭隘实践主义”,而是我以为图书情报工作是个将人类在科学的研究中积累起的知识,加以搜集、整理、存贮、检索,再传播回科研工作者中的过程,因其应用性极强,故其理论的形成、丰富和完善,就更必须从实践中得出而又通过实践检验。没有实践,就不可能了解读者、用户的真正需求,就不可能知晓我们工作的好坏,也就不可能产

生、发展理论和验证该理论的正确与否。从书本到书本的理论研究方式，以及“君子动口不动手”的教学方法，无益于图书情报工作的开展和图书情报人才的培养。教学生编索引的和研究索引理论的，最好自己先编出一本索引；教学生写述评的和研究书评学的，最好自己能有述评或书评在报刊上发表。这样，讲授才能受学生欢迎，科研才能步步深入，我们的图书情报工作才能越见兴盛。爱尔兰大文豪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所斥责的那种：“能者干，不能者教”的时代早应过去了。

感谢现代出版社的领导和辛庄先生，他们不但慨然应允将书稿变成铅字，还在审稿中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使我受益良多，这是需要特别说明并致以谢意的。

董乃强

1995年7月20日

目 录

自序

一、图书情报工作方面论文的写作	(1)
1. 严谨地构筑论述框架	(2)
例① 《小议建立工具书学科的几个问题》	(3)
2. 有针对性地提出建设性意见	(21)
例② 《对现代高校图书馆建设的思考》	(22)
例③ 《试析影响高校图书馆开展情报服务的几个障碍》	
	(33)
例④ 《试谈文科系资料室的建设》	(40)
二、工具书编纂方法	(48)
《编制史学工具书六年的体会》	(48)
1. 编制索引	(64)
例⑤ 《台湾史研究论文资料索引(1915—1979)》	(65)
例⑥ 《史学论文索引》(1979—1981)(1982—1983)	(66)
例⑦ 《孔子研究论文索引(1900—1983.6)》	(69)
例⑧ 《教学参考资料论文索引》	(73)
例⑨ 《〈红楼梦〉最新研究论著目录(1982—1987)》	(73)
2. 编纂资料汇编	(75)
例⑩ 《香妃》	(76)
3. 编纂词典和撰写词条	(82)
例⑪ 《孔学知识词典》	(82)
例⑫ 《伊斯兰教的经堂教育》	(89)
4. 编纂年表	(91)
例⑬ 《孔子年表》	(91)
例⑭ 《中国长城年表》《外国长墙年表》	(98)

三、综述类、书评类文章撰著法	(112)
1. 反映较长时间某课题科研的概况	(113)
例⑯ 《什么是文化?》	(114)
例⑰ 《三十八年的孔子研究述评(1949—1986)》	(117)
2. 反映一年之中某课题研究的情形	(150)
例⑰ 《1989年研孔活动述要》	(150)
3. 该课题此前从未有过研究综述的	(164)
例⑱ 《长城研究综述》	(165)
4. 综述中数字与图表的运用	(192)
例⑲ 《建国四十年妇女图书概况(1949—1989)》	(192)
5. 书评式的综述或提要式的书评	(209)
例⑳ 《有关孔子的文艺作品简介(故事、小说部分)》	(209)
6. 评介理论专著与评介小说不尽相同	(214)
例㉑ 《〈儒家法思想通论〉读后》	(214)
例㉒ 《形象地展现出儒家思想的传承——史传小说(孟子传)读后》	(218)
附录:回答读者咨询技巧示例	(221)

一、图书情报工作方面论文的写作

图书情报工作方面的论文是一种具有科学性、创造性、适用性诸种特点的学术论文，它是探讨图书情报工作问题、对图书馆学情报学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手段，也是用以描述科研成果、开展学术交流的重要工具。按文献级次划分，它属于一次文献。

我们图书情报工作者肩负着双重职责，即既要甘“为他人做嫁衣裳”，为教学科研提供图书情报服务；又要为图书情报工作自身的发展和图书馆事业的建设献计献策，做出贡献。因此，就不仅要会工作，还要会写论文。

写论文并不神秘，也不困难。最重要的是选好论题，即论文题目。现在许多学术论文的题目大体上就是作者的研究课题，可以看做是一回事。选择论题必须从实际出发，所谓实际，一是指所选论题应结合工作实际和学科建设实际，要对工作中和学科建设中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或具体办法。另一是指所选论题应结合作者本人的实际，即要选自己感兴趣的题目来写，要选自己容易驾驭的题目来写，因为有了兴趣才有可能深入钻研，才有可能在论文中把心得体会或独到的见解告诉他入，更因为论题便于驾驭，才能写来得心应手而不致干瘪无力。如例①“小议建立工具书学科的几个问题”，这个论题的选定，就是结合了学术界酝酿建立工具书学科的实际，结合了我曾编纂、出版过10余种工具书、对工具书产生了浓厚兴趣的实际，从这两个实际出发，使我对这一论题产生了强烈的表述欲望，从而很快地确定

了下来。如例②、例③、例④论题的确定，也都与我有过在文科系资料室工作的实际、从事过图书情报服务工作的实际这一重要因素有关。

论题确定后，下一步就是广泛收集与论题有关的一切材料，并加以分析研究，形成论点即学术观点。然后再从已占有的材料中检出最能说明这一观点的几件做为论据；同时着手拟定论文提纲，即拟定如何用已经选定的论据来表述学术观点的论证方法，如话怎么说，从哪个角度说，读者看了文章后会提什么问题，怎样回答和进一步说明等。一般来说，提纲拟定了，论文也就形成于胸了，最后就是遣词造句把它固定在书面上，一篇论文就完成了。

由此可见，写论文不神秘，也不难。

1. 严谨地构筑论述框架

在例①“小议建立工具书学科的几个问题”中，全文一万五千字，其实只说了一句话，就是“一定要尽快建立工具书学科”。这就是论点。为说明这一论点，我构筑了这样一个框架：

A—什么是工具书；什么是工具书学科——阐明概念

B—工具书在知识传递和科研中的巨大作用（正面）；

 工具书在编纂、出版、教育、使用中存在的种种问题
 （反面）

 ——论证建立该学科的必要性

C—建立工具书学科有无基础；

工具书学科建立后
能否渗透到其它学科领域、
能否吸收其他学科的科研方
法及最新成果来丰富自身

——论证建立该学科的可能性

D——工具书学科算不算个学科？既有辞书学、目录学
又何必要搞工具书学？

——事先回答可能产生的疑问

这个框架虽不是独创，但因其具体论述中包含了大量
的数据(Data，指人们看到的景象和听到的事实)，使人感到立论
有据，理由充足，论述严谨。

例①

小议建立工具书学科的几个问题

建立工具书学的设想，是四川省中心图书馆委员会于 1963 年首次提出的。当时应和者并不多。在那以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替代学术研究的年代，这尚属正常现象，人们还可以理解。但时隔近 20 年，即在 1981 年的下半年，《四川图书馆学报》发表了四川省图书馆副馆长戴克瑜等人撰写的《工具书学初探》一文，文中再次极明确地提出建立工具书学的动议，并对拟建立的工具书学理论体系进行了初步探讨之后，应和者依然不多，就颇使人费解了。特别是直到今天，距《工具书学初探》一文发表已有 10 年了，回顾这 10 年间学术界的反响仍不见积极，更令人觉得莫名其妙。平心而论，四川省图书馆界在历经 20 年，先后两次所提出关于建立工具书学的设想与动议，正是充分体现了他们勇于开拓的精神和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所做的努力，理应得到学术界特别是图书馆学界的积极响应和支持，但至今未能获得社会和同行们的认可，这就不能不令人感到深深的遗憾。

如果认真而深入地分析一下,四川省图书馆界两次提出建立工具书学的动议得不到积极反响的现象,又似乎并不难解释清楚。答案起码包含这样两个方面:一是体现出创建一门学科、构筑一套完整理论体系的艰难;二是反映出了我们图书馆界队伍组织上的和认识上的种种问题。属于队伍组织上的问题有:老职工的大批退休、年青职业业务素质不高、人员流动过速等等。对这类人事问题,本文无权妄评。属于认识上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建国以来工具书出了不少,特别是自1981年以后各类工具书都出得极多。但未能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也就是说,有只重实践而不重视理论建设的倾向(目录学、辞书学除外)。这里除去个别的职业自卑感的因素外,主要原因是对工具书学科的建设缺乏了解。据此,本文就能力所及,对什么是工具书学科,建立工具书学科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两个疑问等问题依次阐明。作为对建立工具书学科的一个宣传,也算作对如何构筑工具书学科理论体系的争鸣。

一、什么是工具书学科?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弄清工具书的定义。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辞海》所下定义是:“工具书,专供读者检索查考有关知识、资料或事实,按一定排检次序加以汇编的书籍。包括字典、词典、百科全书、手册、年鉴、表谱、书目、索引、图录、图谱等。其中以词典为数量最多、用途最广。”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社会科学学科辞典》所下的定义是:“工具书是把各门类或某一门类的知识或资料,按特定的编排方法汇集在一起,供人们较快地查检到所需知识或资料的图书。”这两个定义实质是一致的,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同而已。它们都极明确地指出了工具书与一般图书的区别,即:独特的体例;均属第二、三手资料的内容;和专供查考的功能。因此,工具书就成为图书的两大类别之一。有的同行曾半开玩笑地说:就凭这一点,也应该给工具书专门设立一门学科了。

我们可以从下面的示意图中,看到工具书与一般图书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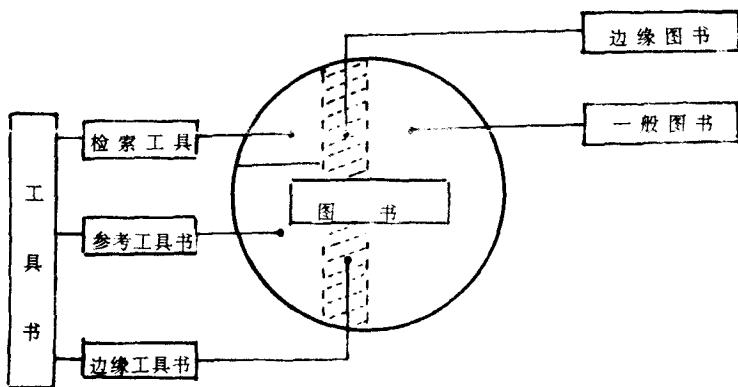


图1 工具书与一般图书的关系

如图1如示,图书是由体例、内容及功能迥异的两大类图书组成。图右方的“一般图书”是记录人类知识的印刷型文献,其内容多为原始文献或又被称作一次文献。图左方的“工具书”是人们借以查考和掌握知识的印刷型文献,其内容多为二次文献和三次文献。

图1左上角的“检索工具”,是指各种书目、书目提要、题录、索引和文摘,统称为线索型的工具书。因为这些工具书不能直接提供问题或课题的答案,只能指出解决问题或课题的线索(即便是书目提要和文摘——这里所说的文摘是指示性文摘,与现在通行的阅读性文摘不尽相同——的文字简炼、浓缩性强,但它所能提供的也仅只是某一文献的概貌或某一论题的结论,决非某一问题或课题的详尽答案),故被称为“检索工具”,以突出此类工具书的查检功能。编制此类工具书时采用的都是文字删减法——即最大限度地删减或浓缩原始文献(一次文献)的文字内容而无所添加,和尽可能多地将这些业经删减或浓缩了的原始文献汇集在一起。这是对原始文献的二次加工。据此,检索工具通常又被称作“二次文献”。

图1左下角是“参考工具书”,它主要包括下述3种类型,即:(1)

辞书类，含各种字典、辞典（如综合性、专科性、语文语言型及特种型等等）和百科全书；（2）资料类，含年鉴、手册、表谱、政书与类书；（3）图录类，含古今地图、图谱、文物图录。这些工具书因能准确而形象地提供各类各种问题或课题的答案及资料，使研究者得以参照考察从而做出正确的结论，完满地解决教学科研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故被称作“参考工具书”。其编制方法是借助二次文献找出原始文献，对原始文献的文字内容进行删减、浓缩后重新汇编起来（或在经过一次汇编后又多次再行删减或浓缩）而成。一般称这种经过多次加工而成的参考工具书为三次文献。三次文献大多数是资料汇编型的。

在图1的“检索工具”、“参考工具书”和“一般图书”之间有一条宽带，即圆形中两条虚线间的地带。属于这一地带中的图书，既可视为由一般图书向工具书过渡的“边缘图书”，又可视为由工具书向一般图书过渡的“边缘工具书”，因为此类图书同时具有一般图书与工具书的体例、内容、功能。如我国的纪传体史书“二十四史”，就既可当史学专著通读又可作为传记型工具书来查考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再如将多种单本流行的图书汇编成一部（套）大书的丛书，如“丛书集成初编”，其原始状态就是已在社会上以单行本形式广泛流行的一般图书，本不应属工具书；但许多单本图书汇集成了第一部大书之后，便同时具有了整体性强、按文献内容性质编排的体例、便于保存和查考文献资料的功能特点，而这又恰与资料类工具书的功能特点一致。又如各学科的教科书，其编写方法就与资料类工具书的编写法相同，其内容也都是着重对某一门类的知识作系统的和基本理论的介绍，再加上使用名词、术语的规范和所介绍知识的稳定等等，俨然是该门学科的历史、发展、现状的资料汇编，完全可以看作是工具书；但它又多为一家之言，并在书中直接表述编写者对该门学科的学术观点，这种方式又与工具书的编纂理论相异。因此，象“二十四史”这样的纪传体史书，“丛书集成初编”这样的大型丛书、各类教科书等等诸如此类的图书，就都是边缘图书，也都是边缘工具书。

就其内容而言，工具书可分作检索工具、参考工具书、边缘工具

书3类。就其形式而言，工具书可分作卡片型、印刷型、声像型、数据型等多种形式。这些不同的类与不同的型相互组合匹配，使得工具书呈现出了丰富多彩的面貌。

按理说，有了这么多内容丰富而面貌各异的研究对象，研究工作应该开展得很好、很深入，而且具有很高的水平。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不止表现在从事工具书研究的人力不足与科研成果不多上，更为主要的是表现在研究范围的狭窄上，如长期以来在这方面我们只有一个“工具书研究”的课题，而实际上在这个题目下所进行的仅只是对工具书使用方法的探究。这传统的研究思维定势限制了课题研究向宽泛、深入拓展，而要使工具书的研究出现新的面貌，就需要一个涉及面更广、目的性更强的科研课题来取代原有的课题。这个新课题就是：“建立工具书学科”。

那么，什么是工具书学科？

简而言之，工具书学科就是专门研究工具书及一切与工具书有关问题的学问。它包括早经建立起和正在筹建的目录学、索引学、辞书学、文摘学、年鉴学等在内，是一门由图书馆学、情报学、文献学、语言文字学、编辑出版学、计算机应用学等等学科（或及其分支）相互交叉组合而成的新兴学科，或者说是介于上述各学科间的边缘学科。工具书学科的任务，就是在总结工具书产生、发展、编纂、利用、管理等活动规律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并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实践，以推进工具书事业的健康发展。工具书学科的具体研究内容应是：（1）工具书史。即工具书的萌芽、产生、发展、演变，及其规律。（2）工具书的本质、属性、特征、内容、形式、类型及其划分依据。（3）工具书的编纂出版。包括出版规划、课题组织、出版机构与编写人员的统筹协调、编纂理论、体例与方法、以至发行的研究。（4）工具书的比较研究及工具书的鉴别、评价。（5）工具书的管理研究。即收集、编目、排架、阅览组织、剔旧等的研究。（6）工具书的宣传、教育和利用。包括工具书教学大纲的拟定、教材编写、教学方法及实习指导等。（7）工具书的版本研究。

二、有必要专门建立工具书学科吗？

这是许多人在知悉拟议中的工具书学科的定义、任务及研究内容后，所产生的疑问之一。本文对此的回答是：不仅有必要，而且很有必要。因为不如此便不能充分发挥工具书在人类精神文明建设进程中的作用，不如此便不能推进工具书事业健康发展。

为了说清这个道理，还是让我们先从劳动工具谈起：

众所周知，人和动物的主要区别之一，就是能否制造和使用工具。在人类社会生产过程中，首先是在体力劳动过程中，人们很早就发现，同一个人在付出相同时间和相等体力的条件下，其劳动效率的高低完全是由劳动工具的优劣所决定的。为提高劳动效率，人们总是不停地在寻求和研制优质工具。我国公元前6世纪的伟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名言，正准确形象地表达了这种认识。嗣后，随着文献典籍的日益增多，以生产人类精神财富为业的脑力劳动者，也开始注意到了治学工具的重要。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亚力山大图书馆馆长说过“一部厚书（没有索引）就是巨大的累赘”的话，即是明证。在此前后出现的一批工具书，如古希腊从公元前5世纪就开始编撰的难解语词典，如我国公元前2世纪形成的百科式辞书《尔雅》、公元前1世纪撰著的书目《七略》、公元2世纪编写的字典《说文解字》等等，则体现了脑力劳动者为提高劳动效率所做出的巨大努力。

古代如此，现今更是这样。据统计，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近些年全世界每年正式出版约70万种图书、15万种左右的期刊、以及数十万种其它各类型文献。有人估算，全人类的知识总量，大约每7~10年便会翻一番。面对数量如此巨大的文献流，没有优质的治学工具是很难从中搜检出所需的专业文献的。专业文献的难于搜检，文献流数量过多过大只是因素之一，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专业文献的分布呈分散状态。据统计，我国在1956年~1980年间出版了情报学专业期刊28种，但仅刊载了这24年间发表的全部情报学专业文献的

78%，另有20%的情报学文献刊载在93种图书馆学专业期刊上，还有2%的情报学文献刊载在325种其它学科的专业期刊上。显然，没有优质的治学工具同样是很难搜检齐全所需的专业文献的。

在现代科学的研究中，工具书不可或缺的情形可从下面这幅示意图中得到大致的了解。

如图2所示，在开始研究某课题或接受研制某产品的第2年，其科研成果便会以报告或论文的形式发表在专业期刊上，或者以图书（预印本）的形式出版，从而进入文献流通的正式渠道。在此后的1~2年里，所有进入正式渠道流通的文献，都要经过文字删减、被加工成索引、书目、文献的一个个条目，数百、成千、上万个条目汇编在一起，使组成了检索工具。使用检索工具，在众多的各类文献中挑选出所需的某类文献，经过文字加工进行重新汇集组合，就编排成手册、图册、名录、辞典等参考工具书。把许许多多的或同一性质的手册、图册、名录辞典等集中到一起，进行文字上和内容上的技术性压缩后再行汇编，就成为专业性极强的百科全书、专题著作或专题综述、述评等参考工具书。最后，再将所有这些检索工具和参考工具书集中起来，再次进行文字删减，编制成文献指南或书目之书目的工具书使用指导书。上述这些文字删减、重新汇编、压缩等在图中被虚线（图中虚线为本文所加）框住的部分，既说明了工具书的编制过程（当然只是一种模式，并非所有的工具书都是按这个模式编制出来的），又体现了工具书在脑力劳动者吸收最新科研成果、利用情报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在这幅科学情报演变流程示意图中，如果遮去虚线框中的部分，即不使用任何治学工具，则整个流程的速度将会大大减慢，甚至会因不能及时获得所需情报而暂时中断科学的研究。我们仅凭这一点，就足以有理由建立起一门研究工具书地位、作用的工具书学科了。

由工具书地位和作用的重要起码可以再引出这样两个问题：一是工具书的编纂出版问题；另一是工具书的使用问题。

对前一问题，恐怕人人都有这样的常识：只有优质工具才能起到提高劳动效率的作用，劣质工具非但起不到好作用，反而会使劳动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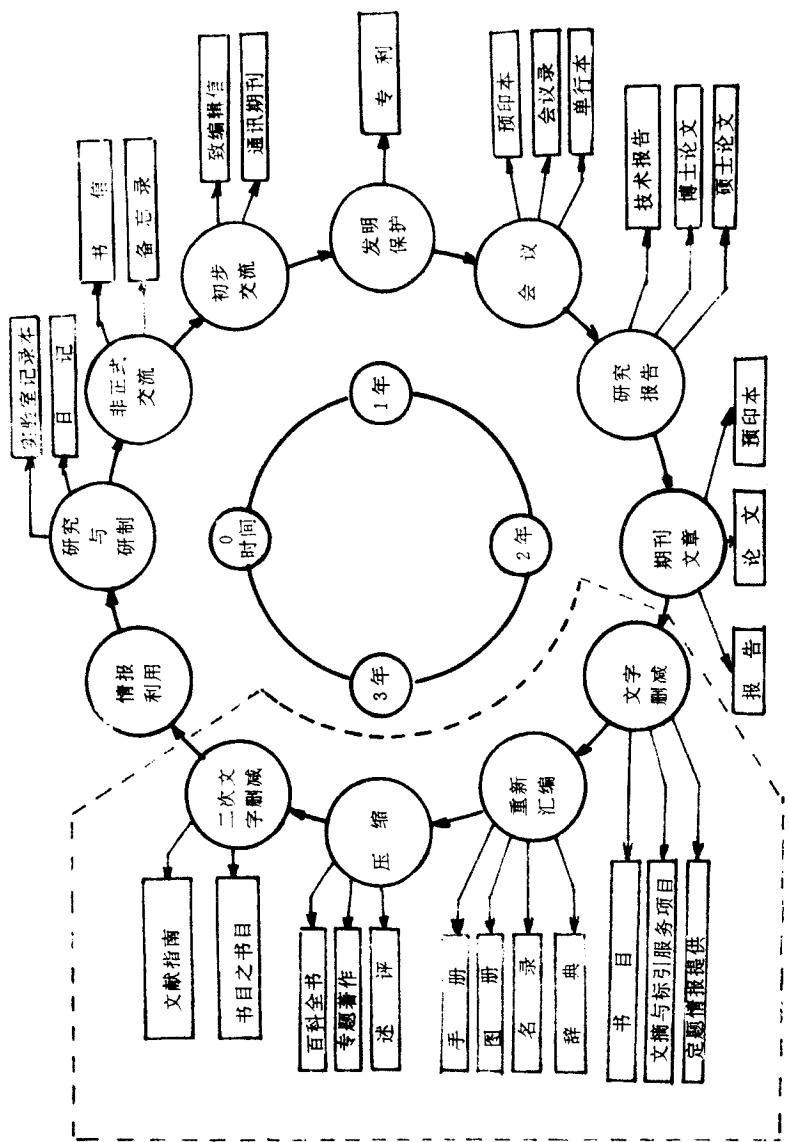


图2 科学情报的演变(原载《图书馆与情报学百科全书》26卷)